

追思

编者按：八十载岁月如流，烽火硝烟虽已远去，民族记忆却从未褪色。本报“追思”系列自启动征集以来，陆续收到多位市民的投稿。他们以笔为舟，载我们重返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，透过家族血脉的印记，还原了一个个有温度、有血肉的抗战故事。这些来自民间的记忆，让宏大的历史有了可触的温度，让英雄的概念回归到具体的人——他们或许是指挥若定的将领，是冲锋陷阵的战士，也可能只是一个说不出路路的哑巴青年。但他们共同选择了坚守、反抗与牺牲。

正是这千千万万的“故人”，用生命划破了至暗时刻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黎明。当我们重温这些故事，不只是缅怀，更是在寻找精神的根脉。愿这份跨越时空的追忆，能点燃我们心中共同的火焰，在历史的回响中，更坚定地走向未来。

透过家族印记 还原抗战故事

父亲林魁：跟着粟裕在新登打过仗

林霞 / 文



1938年3月，改编后的新四军第七团队全体将士，集中在山门凤岭山坡誓师出发北上抗日，林魁就在这五百将士中



林魁

我的父亲林魁，1919年11月出生于平阳县晓坑乡一户穷苦人家，1935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，自此投身革命洪流，历经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回顾抗战期间父亲的战斗经历，充满了艰辛挑战。

(一)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父亲所在的红军挺进师响应中央号召，改编后为新四军第七团队。1938年3月18日，部队在平阳县整装列队、誓师抗日，父亲等500名将士跟随粟裕北上参加抗日。行军一个月，部队到达安徽歙县，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，父亲就被编入一线作战连队，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。

1939年1月7日，日军进犯宣州区水阳镇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粟裕司令员指挥4个连的兵力，连夜奔袭水阳设伏。日军进入伏击圈后，新四军居高临下，突然猛烈开火，打得鬼子措手不及。敌人很快开展反击，双方恶战3个多小时。战斗激烈之时，战士们用刺刀、拳头与敌人展开了近身肉搏战，最终取得胜利，击毙

敌人30多人，日军溃逃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担任排长的父亲缴获5支步枪，200多颗子弹，10多颗手雷，受到首长的队前表扬。

1940年6月发生的赤山战斗，是新四军在南京外围赤山抗击日军“扫荡”的战斗。5月13日晚，新四军第二支队指挥员获悉驻湖熟日军要去三岔成立维持会，决定在赤山脚下窠家边村打一场伏击战。当天，二支队战士们便入驻赤山脚下的窠家边，隐蔽在西北岗的小山坡上，以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等构成严密的火力网。14日上午，日军吉田中队从湖熟据点出发，经窠家边前往三岔。10时左右，敌人进入伏击圈，新四军所有的火器都吼叫起来。日军受到突然袭击，死伤近半，残敌迅速集中到堤埂后面的坟地里，利用92式步兵炮疯狂地轰击新四军阵地。这时，父亲所在四团三营战士从敌侧面投入战斗，用机枪和手榴弹对聚集在坟地里的日军发起猛攻，消灭大半残敌。吉田带领剩下的20多人龟缩到村外一座拱桥下死守待援，新四军指挥员迅速调整作战部署，集中全部手榴弹，由突击队向拱桥下的敌人投去，最终全歼桥下日军。这次战斗，日军死伤130余人、被俘2人，新四军则缴获了九二步兵炮1门、步枪60余支。从日军手里缴获大炮，这在新四军作战中还是首次。

1940年11月，日伪军趁新四军主力转移之际，集中兵力对丹北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丹阳县界牌镇，成为了敌人重点进攻的目标。10日凌晨，敌军集中200余人，兵分三路向界牌地区进犯。父亲所在的第四团第三营，奉命驻守二十七圩等战略要地，承担保卫根据地核心区的任务。战斗打响，新四军采取了“兵分两路、设伏阻击、迂回包抄”的游击战术，由七连正面阻击，九连配合，八连穿插敌后进行包抄。激战持续至当日午后，日军中队长率突击队试图突破新四军防线时被击毙，导致敌军指挥系统瘫痪，溃不成军。此战毙伤日伪军40余人，缴获步枪17支、弹药若干，日军被迫放弃扫荡计划，丹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。

(二)

1941年4月，父亲所在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6旅。部队的番号变了，但打鬼子的抗战使命仍旧继续。

1943年4月15日夜，新四军16旅教导大队和父亲所在的46团奉命向西渡过石臼湖，分别驻扎在石臼湖岸的石场、南岗等村庄。没想到，部队刚安顿下来，就被日军发现了。4月17日凌晨，日伪军

1000余人分四路向南岗一带扑来。新四军指战员在背靠石臼湖地形不利的条件下，与日伪军展开了激战。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，尽管装备和兵力处于劣势，但英勇的新四军在不暴露主力部队目标的情况下，将敌人引入包围圈内围歼，最终打得余敌溃逃退回据点。陈毅元帅曾在《新四军在华中》一文中描述了这次战斗的情况，称赞这是一次以巧打取胜的阵地防御战。

1944年8月23日，按照中央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指示，父亲所在的新四军16旅46团与48团、独立2团一起，在宜兴、长兴、吴兴一带60华里长的战线上，对日伪军发动了全面攻势。46团负责阻击长兴城内出援之敌，他们趁夜潜入城郊埋伏。城外的战事果然引出了城内之敌，日伪军出动300余人增援，进入46团的埋伏地段。团长一声令下，身为连长的父亲带领连队战士火力全开，发起了冲锋，和全团将士一起围歼了敌人。从8月24日到26日，父亲所在46团在这条战线上，又成功歼灭了车渚里的逃窜之敌。与其他参战团一起，共攻破日伪军25处据点，摧毁碉堡60余座，毙伤敌人100多名、俘虏400多名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。父亲所在的新四军团队在苏浙地区取得重大胜利，受到新四军首长的通电嘉奖。

(三)

在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，父亲凭借过硬的军事和政治素质，迅速成长为一名连队指挥员。在打鬼子的同时，他们还面临国民党军的无情围剿。

1945年1月，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1师从苏北南下，与父亲所在的第16旅在浙江长兴会合，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，粟裕为司令员。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，父亲所在部队编为第一纵队。部队正积极向日军后方挺进时，国民党却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我新四军。苏浙军区部队被迫于2月6日起，开展为期5个月的天目山地区自卫反击作战。

面对兵力数倍于我的敌人，担任连队副指导员的父亲，带领战士们在天目山地区开展了游击战，运动歼敌，以退为进，以少胜多。战场冲锋时，父亲和战士们带着“皖南事变”的切身血恨，喊着“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”声，冲入敌阵厮杀。

当年5月中旬，国民党军1.9万人重兵驻扎新登城，企图消灭新四军苏浙部队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粟裕司令员决定诱敌深入而后歼之。出其不意，新四军三路夹击攻克新登县城，并夜袭立足不稳的国民党援军，摧毁其指挥机关，使其指挥联络中断。随后，又打退了敌援军的8次反扑。痛心的是，父亲的团长刘别生在6月3日的新登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在获悉国民党将调14个师主力，向天目山地区大举进攻，粟裕司令员果断下令于6月4日晚主动撤离新登城，还造出我军败退的假象，使敌人不知不觉陷入我军布局之中。粟裕一声令下，新四军在6月19日、21日两次发动“回马枪”反击，全歼了国民党第52师、79师。

苏浙军区在天目山地区的战斗中英勇杀敌，5个月歼敌1.3万余人，控制了新登在内的浙皖11个县，解放人口100余万，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筑牢了稳固根基。

父亲所在的新四军16旅46团是红军部队的老底子部队，善战能打，是新四军的重要作战力量。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们与日本鬼子开展了无数次殊死搏斗，父亲说每次战斗，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1945年，经过全国军民的艰苦抗战，最终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

(林永建、林永胜、林青均参与整理本文资料)

怀念英雄“哑巴爷爷”

前些日子，富春街道东山村村民骆林龙、程永鑫专门来到区融媒体中心，要跟记者聊聊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村的一桩悲惨遭遇。程永鑫的爷爷就是那时惨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。不过，两人此来并非只为祭奠自己的祖辈，还要再讲讲村里一位无名英雄的事迹。

抗战时期的一天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开进了东山村，将众多村民集合起来，或捆绑或用枪支逼迫，分批关进不同的

建筑里，从外面堵住门窗后放起火来，打算将所有村民都活活烧死，实施毁灭人性的“三光政策”。

其中，有30多个村民(大多是老弱妇孺)被关进了山脚下的一座庵堂里。外面火势起得很很快，庵堂里很快便浓烟滚滚无法呼吸。这时，人群中一名年轻人站了出来，他找到了一把破斧子，趁着日本兵放松警惕，奋力砸开被封堵住的窗户，护着屋里的老老乡亲逃离火海。大

家悄悄躲到附近的樟岩山上，才逃过一劫。

然而，这位年轻人并没有随大家逃离，他又拿着破斧头转身跑向村里一间已经燃起火焰的破屋子，想把关在里面的六七个村民也救出来。不幸的是，这次他被日本兵发现了，倒在了随后响起的枪声中。破屋中的村民没能得救，都死在了大火中，其中就有程永鑫的爷爷。

第二天，躲入山中的村民等日本兵走

后回到村里，只剩硝烟和焦炭残迹。大家翻找自己亲人的尸体，全都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只能靠衣服残片来辨认。实在辨认不出的，就只好一起埋葬了，包括那位为救村民英勇牺牲的年轻人。

骆林龙、程永鑫说，这个故事在他们村里代代相传，比如他们的小学历史老师李宗玉就是当年庵堂幸存者之一，当时才七八岁，他常常在教学过程中讲起这件事。遗憾的是，当年幸存者都说不清那位

勇救村民的年轻人的来历，只记得他是一个哑巴，所以在向小辈们说起时常用“哑巴爷爷”来指代。于是，“哑巴爷爷”成了一代代东山村民心目中的英雄。

骆林龙、程永鑫说，英雄无名，但忠魂永存。现在大家生活幸福，但当思来之不易，不能忘了父辈们的苦难，更不能忘了英雄们的牺牲。

(记者 方梁 整理)

日寇在里山犯下遭天谴的罪孽

胡耀定 / 文

里山镇在富阳区块土地上居于面积较小的一个乡镇，总面积也不过25平方公里，从江边到安顶山也不过8公里。可就在这样一小块地方，从1938年至1945年的几年里，日寇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每当有人提及“日本佬”话题，有好多老人都会血泪控诉日寇在里山犯下遭天谴的罪孽。

先说说被日寇所杀害的人。那时，无论在家里或在村里，在弄堂口或在大街上，在田间、在山上、在竹园旁、在行路上，在做纸的纸槽头，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的有138人。据1村的夏泰峰、夏谓玉、周志英的叙述：1940年农历九月的一

天上午，日军数十人乘汽艇来到里山江边，一上岸就开始作恶，仅在“灰竹园”里，就有20多人被日寇用军用刺刀活活刺死。1村的张本玉、夏校坤母子、江立孝及店伙计王志忠、孔梦香、周余臣等7人被杀害。8村夏家门的夏氏两兄弟，那天一起上街赶集，也被日军驱赶至“灰竹园”，被当作人肉靶子刺杀。待日寇散去后，倒在血泊中的夏氏两兄弟已气息奄奄，其肠子外露肚皮，但他们仍顽强地爬回山里老家，终因失血过多，双双撒手人寰。俩妯娌便这样成了寡妇，但她们终身没有改嫁，含辛茹苦将子女养大……

再说被日军炸弹炸死、炮弹炸死的

有22人。据1村的施复生口述，1939年3月16日，村民陆如全家，遭到驻炮台山日军炮弹的轰炸，炮弹从屋顶坠入爆炸，屋内陆如全的祖母、陆如全的哥哥和嫂子等4人被炸得血肉横飞，惨不忍睹。据2村的夏桂林、夏良基口述，1938年5月4日，日军飞机到2村的后山脚上空轰炸。炸死国军16人、当地村民俞小毛和夏小兔的祖母及一位钱塘人被活活炸死。还有因日军毒气弹中毒致死1人。日军施放细菌弹，被细菌感染致残致死14人。

还要说，被烧毁的房屋：全镇被日军烧毁民房779间、药店1家、纸厂7家、烟弄屋2家以及多家商店。据1村夏谓玉

口述，仅1940—1943年，日军烧毁许顺法、江良正、俞阿全等36户房子计129间，致使许多村民无家可归、家破人亡。据2村夏桂林口述，村里被日军烧毁的房屋有夏阿坤、夏小兔、杨金洪等43户计198间，其中药店1家。据1村夏启佩口述，1940年9月16日，日军在里山街杀人放火，家里两幢房子都被烧毁，店中财产全部烧光，栈房中堆放的土黄纸烧了三天三夜。据8村何锦标、屠永清口述，1940年9月14日，一百多名日军从灵桥观坞方向翻山进入里山黄梅坞。日军一路放火开道，先烧了山边的两间民房，进村后更是疯狂，全村火光冲天，一个小小黄梅

坞被日军烧掉房子74间、草屋10间，43户150人无家可归。

被日寇毁掉的财物也触目惊心。据1村夏谓玉等人口述——里山12家商店、9家纸厂、2家烟弄屋被烧毁，13万余斤做纸原料被毁，3万多斤毛竹及200亩林木被砍伐，茶商堆放在屋里的5000多斤绿茶被烧掉，老百姓加工用的十五副石磨也被砸碎……

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说说我们里山镇这块土地上的被日本强盗施行的各种暴行，以示铭记历史，不忘耻辱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